

心中喜樂，面帶笑容，
心里憂愁，靈被損傷。



有一種危機叫「男孩」？

請回想自己老掉牙的小學經歷：轉堂了，老師才一條腿踏出教室，前座的女孩子已經把頭擰到後座，沒完沒了在聊；但更不可思議的其實是男孩，他們的屁股彷彿出現了「反地心吸力」，一個個從椅子上彈起，互相追逐、拋擲紙球、甚至爬到桌子上。第二課的老師在這個最不方便的時機出現了，兩道眉頭連成一條濃重的直線，斥喝着要求男生罰站。對，只有男生。下課時，女同學紛紛告訴來接送的爸爸媽媽：「今天男生又被老師罰了。」而臭着臉的男孩們則繼續裝出滿不在乎的模樣。

時至今日，我們的受訪對象都說，男孩的學校生活仍然充滿挫敗。研究發現四年級小男生自我形象插水下滑、本港很多 Band 1 中學都要加建女廁了、全球的著名大學也有漸漸變成「女子大學」的趨勢。

真箇有一種危機，叫「男孩危機」嗎？

撰文：蘇美智 攝影：徐子豪

鳴謝以下顧問，為Ming Junior義務提供專業意見：精神科專科醫生何定邦、兒科專科醫生洪之韻、浸會大學社工系副教授安琪、臨牀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朱嘉麗、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韓明怡、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總幹事王見好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及基礎教育部總監李南玉。

人稱「史諾比較長」的林浣心，近四十載的教育生涯中，有兩項非常特殊的履歷——曾經是女孩子的校長，現在是男孩子的校長。對於男孩女孩的差異，她有一個有趣的觀察：「男孩子見到怪蟲愈核突愈古怪便愈興奮，女孩子則會尖叫着彈開……哈哈！」我們在英華小學的操場上行走，遇到精神抖擻的小男生在上體育課，「我們打算從下學年開始，把體育課從每周兩節增至三節。男孩子精力無窮，與其『撒撒撒』，不如放放放！」林浣心邊說着，邊逗孩子擺出同樣的熱身動作。

男生愛刺激立體

學生由全女班變成全男班，林浣心說她當年上任前，第一件事是問自己：想要教出怎樣的男孩子？「有氣魄的，但並非不準哭，他們也可以悲天憫人；能照顧自己照顧別人，『我幫你』這三個字常常掛在

口邊；凡事親力親為，多參與。」

男孩子的屁股會抗衡地心吸力，于仔放好腳仔唔啱坐定聽課從來不是他們那杯茶——至少林浣心是這樣認為的。所以她銳意從男孩子的角度出發，打造校舍環境、課程和活動，備課前先備人。譬如說，視藝廊展示出來的學生作品，以立體創作居多，「他們喜歡手作仔，捏捏扭扭才有滿足感，不能太平面。」圖書館的藏書要切合小男生口味，「男孩子閱讀一定要有劇情，愈讀下去愈刺激神秘，最好加上動感，而且有幾個不同的結局選擇。」

她最自豪的搞作是今年才剛啟用的「夢工場」，整個課室裝潢成飛機內體的模樣，有各種工具和器材，小男生得落手落腳，結合科學和科技來做發明。他們小學畢業前還要交出一份功課：組裝一部電腦。「男孩子的學習來自經驗，不能單靠想像，要做過才知怎樣會失敗怎樣才能成功。」



視藝課作品：立體的男子形象，全在進行各種運動。



林浣心：「要照顧男孩需要，同時避免落入刻板印象。」



學生的「夢工場」，讓男孩在實踐中學習。



林浣心的經驗是，「校長信箱」收到的信，男孩不比女校少。

認識男生 但不墮入刻板印象

當男校女校長踏入第九個年頭，林浣心對自己的一羣小男生繼續有新發現，「這個聖誕老人，只在英華活了三日……」她指著電腦屏幕的一張照片，語帶歡欣。裏頭有一個真人比例的聲控聖誕老人和兩個笑得天真無邪的小男生，「在協恩的話，他該能活得久些。」至於史諾比校長最著名的「校長信箱」則帶來最大驚喜。「我曾經以為男孩子可能較少來信，但原來不是。」她抖出滿桌子的信，有談學習的談學校生活的談暗戀老師的，文情並茂，跟一般人對男孩子拙於語文和情感表達的印象，相差甚遠。

所以，林浣心常常提醒自己，設計教學時既要符合男孩的需求，同時不要跌入

刻板的性別印象。「適當時要換個角度，（把孩子）來個側看背看，看看他們跟我們的理解是否真箇一樣。這需要謙卑的觀察。」

那麼，林浣心認為男孩危機真箇存在嗎？她說，這個說法很真切，但問題倒不在於兩性的智能優劣，而是主流的教學方式和考試制度不利男生。假若教學制度不能多照顧男孩的特殊學習需要，危機只怕愈演愈烈。所以她又說，如果把林浣心放到男女校當校長，才真箇難搞——因為兩者的學習方式如此不同，成效大降，「我得知自己的教學對象是如何學習的」。

三種學習的認知形態

對於男孩危機這個命題，學術界有不同斷定。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鄭燕祥教授

指出，兩性在學習方式上本來就有差異：「籠統來說，學習有三種認知形態：有些人用視覺學習，看到才懂；有些人用聽覺，只要耳聽就能學；也有些人要活動教學法，坐不定，要觸觸碰碰才安樂。很多男孩子正正是後者，沒有實物會對他們造成學習困難。至於視覺學習，不同的男孩也有能力差異；但普遍來說，男仔對聽覺是最不敏感的。」偏重主流的授課模式側重聽講，這對男孩子造成的困惱不難想像。

但香港大學教育心理學副教授林瑞芳說，女孩子語文能力較強、男孩子空間感覺數理較強，事實歸事實，卻不足以構成目前男孩危機。「同一個性別組裏頭的差異（男女之間、女女之間），遠大於組別之間（男女之間）。也就是說，不能以此來判

神經科學家說：你的孩子不是平均數

「早年學者多點出社交影響，認為管教方式主導了男孩女孩的行為差異，但近年大腦科學高速發展，出現更多相關研究。結果發現，不同性別的大腦確實有結構性差異，或許能解釋男女的認知方式和行為。」香港中文大學心智綜合復康中心高級臨床心理學家施黎敏博士說。這些發現包括——

- 男性的腦比女性大，平均來說重 11% 至 12%。即使科學家把男女身體的體積差異算進去調整比例，這個差異仍然明顯。此外，男性的腦細胞數目也較女性多。不過男士且體高與，因為大腦較大不能直接理解為「男人比較聰明」。

- 1999 年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發現，大腦頂下葉（Inferior parietal lobe）的體積有顯著的性別差異：男性頂下葉的灰質體積平均有 46.6 平方厘米，女性只有 38.4 平方厘米。這個區域主要用來處理運

算、視覺三維空間、時間和速度感知等。最著名的例子是愛因斯坦，他和很多數學家及物理學家一樣，大腦內的頂下葉異常發達。

- 負責語言能力的大腦區域主要有二——布洛卡區（Broca's area）掌管我們說出的話，韋尼克區（Wernicke area）則關乎語言的理解。在 1997 年，澳洲悉尼大學的研究發現，在女性大腦內，這兩個區域都比男性大，其中布洛卡區更比男性大 20.4%，這跟女性語言能力較佳的表現密切相關。

- 女性的大腦的深層邊緣系統（deep limbic system）比男性大，這令女性更擅於表達情感，也更容易跟別人建立親密關係。但這也可能令女人更容易墮入抑鬱症的陷阱。

有了這些認知，家長該怎樣順應着來教兒育女？施黎敏博士對爸爸媽媽的第一個忠告是：放鬆。因為即使男女天生有別，「也不應要求

男孩子一定不哭、女孩子必須斯文，這些刻板模式只會成為壓力。畢竟，研究從來只看平均數，而你的孩子是獨立個體，未必好端端的就站在平均數值上。」

她強調，科學不能讓我們看到每個孩子的獨特性——那是爸爸媽媽的功課，尋找最合適的教養方式，性別不過是當中的一環。這會不會為迎戰「男孩危機」的家長，提供另一種思考角度？



閱讀「男孩危機」

單看書目，也感到男孩子危機四伏？先別慌，林浣心校長提醒，別忘了你眼前也有本會詼諧的「書」——你的孩子。用心看用心聽，你當然比以下這些作者更懂你的孩子，更懂得他是否正面臨危機。



《男孩危機——男孩家長必讀手冊》

編著：孫雲曉、李文道、趙麗



《養男有女調不同》

作者：Leonard Sax 譯者：洪蘭



《該隱的封印——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》

作者：丹·金德倫及麥可·湯普森
譯者：吳書翰

「想讓兒子盡可能早入學，想盡一切努力把孩子培養成超常兒童，這對於男孩來說都是災難性的，很可能釀成摧殘男孩的悲劇。」
「當一個男孩體內的每一根神經都催促他去跑去跳時，他卻必須坐得端端正正，把手放背後，聽上八小時課。這種端坐聽講的模式對男孩女孩來說都不是適合的，但女孩子的優勢在於，她們往往比男孩更能忍受。」

「問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為什麼他悶悶不樂，他能講出來的和一個六歲的孩子差不多……對男孩或男人來說，他們情緒中心與語言中心並沒有連接得太緊密，至少不像女孩或女人那樣。」

「女生和男生的差異是自然的，我們應該認識、接受這些差異，並且探索它在教育上的目的。但是現代教育者都想辦法抹平這些性別特殊的行為。」

「我們的文化是以一種何等殘酷的共犯角色，在限制與殘害男孩們的感情生活……從很早開始，男孩們已經被有系統地引導離開情感世界，轉向沉默、疏離，以及不信任。」

「先不要一味地將他們的行為解讀為惡意或野性難馴，因為這些行為可能是男孩們表達情緒的方式，是他們情感流通的出口，特別是他們的言語表達或其他能力遠遠落後於情感感受……當行為被誤解為激進或野蠻時，孩子所受的傷害是雙重的。」

別男女大不同。說穿了，他們相同的比不同的多。她認為更重要的，是兩性不同的性情和行為特質，以及社會心理因素——

- 生理上，女孩的青春期比男孩早來一至兩年。女孩 12、13 歲來經了，生理也開始產生變化；反觀遲熟的男孩此時還是「靚仔」一名，得多等幾年，到 14、15 歲才漸漸有大男孩的模樣。

- 男孩對能喚起學習興趣的事情非常落力，但沒興趣的事卻水過鴨背；相反，女孩子即使不喜歡都傾向做，比較肯多花氣力在重複沉悶的學習作業上。

- 正如前述，考試制度較有利於女生，尤其是小學重視抄寫與乾淨，在這方面女生普遍表現較佳。

- 在必須循規蹈矩的校園生活裏，喜歡活蹦亂跳的男孩子往往不夠專心和定力，容易被標籤為問題學生，「他們常常被罰，罰多了，自然覺得這個地方（學校）不過癮。」

分與不分的利弊所在

然而，男女分校，是否一面倒的好？兩位學者都說不。鄭燕祥說：「好處是，整體課程設計以單一性別作培育對象，有更大協同效應。缺點卻是，這些孩子終究要經歷社會化，認識異性，將來才能跟她們在社會上合作。男女分校缺少性別關係的學習機會。」他補充，外國有些學校分教不分校——即男女同校，但一些科目卻分別教授，既能因材施教，又增加異性互動的機會。

林瑞芳也認為男女分校不是唯一解決方法，「男校好，女校好，男女校好，我不覺得有哪一種較好，得視乎我們怎樣處理學習差異。我們一直在談融合教育，讓特殊需要的孩子跟主流孩子一起上學，這不單是人權，也是一個互相學習和包容的機會。性別差異亦如是。」

「如果我們只是剪剪剪，把不同特質的孩子分分分——男的男的、有錢的有錢的、單親的雙親的、文靜的不文靜的……只會愈走極端，我不認為該朝這個方向發展。性別差異亦如是。」

「但另一方面，把不同能力的孩子亂

七八糟成一碟，也會累死老師。其實分教要有彈性，有些科目層級結構明顯可以分，譬如數學；語文社會常識這些科目，就別分了。用班中小組模式，按個別學生來調整進度，要有計仔，有時分有時不分。」林瑞芳承認，這種班中分教的方式「要有計仔」；也許誠如鄭燕祥所言：這是在資源充裕的情況下，一個很理想的圖像。

說到底，林瑞芳認為香港的問題是太早把孩子用成績分流到不同中學，沒考慮男女之間的發展速度差異，致令 Band 1 學生有六七成是女生，Band 3 卻男多女少，最終令男孩子視上學為畏途。「11、12 歲便硬生生分流，男孩子腦齒都未生埋。」

那麼家長可以做什麼？也許首要任務，便是不把教養的責任全然托付給學校。「認識自己的孩子，教養時多順應孩子的能力，讓他們學習有興趣的事情。」林瑞芳說：「家長也要減少性別標籤。還是那一句：男孩女孩，相似的特質遠比差異多。」